

E 猫王子

类 VS 情人



447

凌

461

苏文艺出版社
SU LITERATURE AND ART
SHING HOUSE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118643

I247

G4461

E类

古 凌



T247
G4461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711864

本书由加拿大亚洲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E类猫王子 VS 情人 / 古凌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6

ISBN 7-5399-1797-0

I . E... II . 古...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910 号

书 名 E类猫王子 VS 情人

作 者 古 凌

责任编辑 荣 华

责任校对 昌 德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0 万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200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97-0/I·1698

定 价 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换 子

一辆陈旧的三阳 50cc 小天使在转入巷内前停了下来，座上的骑士朝马路中央的喧嚷外望了望——路障、警车、救护车，随即机伶伶打了个寒颤。

“又是鬼找替身了。”

骑士喃喃咕哝着将车头转向巷内，正想继续上路时……

喵呜……

机车骑士立时顿住了。好哀怜的叫声，听起来就像在叫救命似的，她想着，并朝四周凝目搜寻。

喵呜……

啊，有了！就在巷口右边早餐摊子下，一小团黑乎乎的影子缓缓蠕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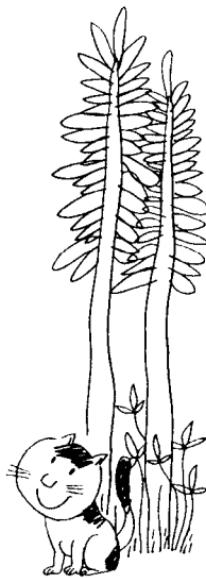
未经思索，机车骑士立刻将小天使停靠到路旁，而后迅速下车跑到摊子旁蹲下。就着路灯昏暗的亮光，她注意到那团小黑影正困难地抬起小脑袋朝她又喵呜一声，那双又圆又大的黑眼珠可怜兮兮地瞅着她，瞳眸中写满了痛苦与祈求。

■ 猫王子 VS 情人

心肠一向比豆腐还软的机车骑士险些掉下泪来，她急忙将视线移到旁边，想看看它到底是哪里不对了。可这一瞧，她又差点吐了出来！忍了又忍，终于将溢到喉咙口的胃汁咽回去，却没能止住如雨的泪。

不再犹豫，她立即脱下薄外套铺在地上，再小心翼翼地将小猫咪挪到外套上，又仔细审视四周是否还有什么没捡到……譬如脚啊、肠子啊什么的。

一分钟后，小天使以来时加倍的速度急驶而去。





A

“我郑重警告你，梅夏贝，这是最后一次了！”

梅夏贝，负责接引动物灵魂的小接引使者，也是个……咳咳……超级糊涂接引使者。

他的糊涂在于太容易紧张了，所以常常接引错人……呃……动物灵魂回去。譬如该是条小小毛毛虫，他却逮回一只大象；又或者名单上明明是肉牛，他却拉了只马。搞得那只可怜的毛毛虫明明已经被贪吃的公鸡先生拆吃入腹，或者那只肉牛也被电击了好几次，却怎么都死不了。

梅夏贝的上司，动物灵魂接引部门的大使者黑曼终于下最后通牒了。

“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踢去洗厕所！”

“不会了！老大，保证不会了！”喜出望外的梅夏贝赶紧诚惶诚恐地趴下去亲吻黑曼的脚趾头。“谢谢你给我再一次的机会！谢谢你，老大，谢谢你！”

“希望我不会后悔。”黑曼喃喃道。“这次是一只小猫咪，你千万不要给我抓只老鼠回来啊。”

“是、是！不是老鼠，也不是鱼，更不是狗，”梅

曰
类
猫
王
子
VS
情
人

夏贝连连应道：“只是一只猫咪，一只小小的猫咪，你放心，这次绝不会搞砸了！”

黑曼不抱一点信心地斜睨着他。

“希望喔。”

但是……

“你是哪儿蹦出来的？”

梅夏贝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尖叫，而被他一手揪住衣领的男人更是不豫地怒瞪回去。

“我才想问你抓着我干什么哩！”

“啊、啊！我、我、我……”

梅夏贝满头大汗地找了半天后，终于合上了嘴，继而悄悄偏过头去偷觑一眼。男人下意识地也随他看了过去……

“啊！”

这次发出恐怖尖叫声的是男人，他瞪凸了双眸，眼珠子差点掉出来，手指直直指着趴在方向盘上的男人，还微微颤抖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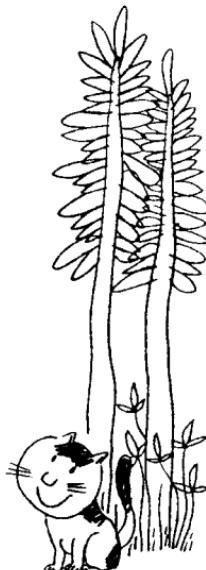
“那不是我吗？那、那……那我又是谁？”

梅夏贝瑟缩了下。

“对、对不起，我……我又、又抓错了。”他愧疚、懊恼地小小声嗫嚅道。

“抓错了？”男人愕然，而后怒吼：“什么意思？什么叫抓错了？你……你又是谁？不要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一点也不像！”一看就知道是个阿达！如果揪着他的这个小个子是警察，那他就是皇帝了！

“我……我不是警察，我是……是……”梅夏





贝不知所措地抓抓脑袋，又瞄一眼躺在车轮底下的小猫咪。

“我应该是来带它走的，可……可是却抓错了你……”

“带它走？”男人也瞟一眼小猫咪，随后仍是怒目以对。“什么意思？说清楚一点！”他口气强硬地命令。

梅夏贝叹了口气。

“你不记得了吗？刚刚你不是为了闪避突然冲到路面上的一只小猫咪才会撞上安全岛的吗？可惜它的时辰到了，你怎么闪也闪不开，所以我才来带它走的。”

“时辰……到了？带它……走？”

随着喃喃自语声，男人的脸色愈来愈难看。他本能地想要后退，但梅夏贝仍揪着他的衣襟；别看对方矮他两个头，他可是连一步都退不了。

“你是说……你原是要带走它……”他迟疑地指指上面。“可是却……却带错了人，所以……所以……”他侧首再次望向歪斜在安全岛上轿车里的男人，困难地咽了口唾液。

“我是他……呃、我、呃、他……的灵魂？”

满含歉意的瞳眸怯怯地瞅着他，梅夏贝轻轻点了点头。男人不敢置信地瞪着还紧揪住他的小个子。随着时间逝去，他的双眉缓缓挑高，怒意又重回他脸上。

“狗屎！你说一声抓错了，我就得认命嗝屁了吗？妈的！我就要结婚了，我未婚妻肚子里也有我

的小孩了，你却来一句抓错了，我所有的光明远景就得嘆一声从此成泡影了吗？”

“不、不是，不是！”梅夏贝忙摆手道：“我会送你回去，你放心，我一定会送你回去的！你婚照结，儿子照生，我绝不会耽搁你的行程的！”

男人眯了眯眼。

“真的？”

梅夏贝布谷鸟似的直点头。

“真的、真的！”

“妈的，那你不快点还在噜嗦什么！”男人再次咆哮：“等我死绝死透吗？”

“不，不会！你没有在名单上，所以你不会死，只是……”梅夏贝畏缩地瞧了怒气冲冲的男人一眼。“缺少灵魂而已。”

“只是？”男人不敢置信地叫道：“什么叫只是？缺少灵魂不就跟死了一样，还说什么只是！”

“是、是……”梅夏贝慌里慌张地连连点头附和。“不叫只是，不叫只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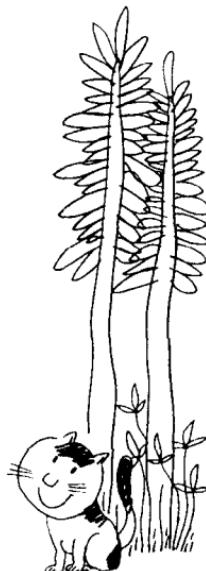
“闭嘴！”男人不耐烦地吼了一声。“别再噜嗦了，还不赶快送我回去！”

“喔，喔！”梅夏贝更慌乱地应道：“我马上……”

蓦地，半空中传来只有他们俩才听得到的怒唤。

“梅夏贝！”

男人愕然仰首张望，却什么也没瞧见，一片乌漆抹黑中，连丁点月亮星星的影子都没有，更别说





有什么人了。而梅夏贝则吓得倒抽一口气，同样仰高了脑袋，慌慌张张地左探右望。

“老……老大……”

“到底抓到了没有？”

“啊、啊……我、我……”梅夏贝赶忙伸出空着的左手虚空一引，突然，他左手就多了一只小猫咪，这才吼叫道：“抓……抓到了！老大，抓到了！”

“既然抓到了……”冷沉的声音怒哼一声：“那还不快给我滚回来！”

“是、是！我立刻回去……”

回去？那我呢？男人急忙反揪住梅夏贝的手叫道：“等等！你还没送我回去呢！”

“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

“梅夏贝！”

“来了，来了！”

“喂，喂！还有我，还有我！”

“好，好！”

“梅夏贝！”声音又阴沉了好几度。

梅夏贝震了震。“来了，老大，这不来了！”他边叫着边手忙脚乱地随手一甩，男人倏地失去踪影，下一秒，梅夏贝也消失了影迹。撕心裂肺的痛楚，噬人心扉的痛楚，无边无际的痛楚，彻头彻尾的痛楚！

自他从那个阿达小个子面前消失后，这种令人宁愿立刻死去的可怕剧痛就是他头一个感受到的；而逃避痛苦最快、也最干脆的方法只有一个——昏厥，所以，他立刻放任自己坠落黑暗世界

中。

但最快的方法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昏厥后还是会再醒来，而清醒过来后若是发现痛苦不但依然存在，且丝毫未减时，这世界就真他妈的该死了！

至少有一点还差堪安慰——警察来了；也就是说，救护车也快来呻鸣呻鸣了。虽然他觉得警察大人的体积似乎有点大得可怕，但他仍安心地合上眼等待救援。受重伤的人难免会有错觉的，他想。

痛楚依然无止无尽地袭来，不管他有多坚强、多好面子，此时也忍不住要细细发出示弱的呻吟声了。

“喵呜……”

喵呜？什么玩意儿……

喵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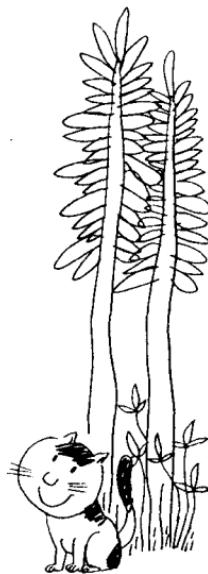
他震惊地暴睁双眼，正好看到警察的大手——真的好大！……伸到他后面，下一刻，他又被一股更剧烈的痛楚给扔进无知无觉的黑暗中了。

当他再次醒来，顾不得疼痛，他头一个动作就是往下看去——

天杀的狗屎！那个阿达小个子居然把他扔进这只该死的小猫身上了！

他忍不住开始破口大喵呜，好一阵子之后，终于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他再往下看一眼，旋即恶心地别开眼。

现在怎么办？





既然这只小猫咪的灵魂已经被带走了，“上面”肯定不会再派人来找它了，如此一来，他就得待在这个破破烂烂的身躯里，直到“上面”发现不对赶来纠正错误为止。

该死！他得窝在这个躯体里喵呜多久？更该死的是那个混蛋警察居然把他丢在这里等死！

不要说自行求医了，他根本连动都动不了！肚子破了一个大洞，四肢只剩下一只手……呃、脚能动，还得用来捂住自己的肚子以防更多的肠肚跑出来。哈，这至少有一个好处——保证他不会肚子饿。

更可怕的是，要是“上面”跟地上的人一样办事效率其差无比，天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到他这件错误而赶来纠正？说不定到时候他已经腐烂了，或者被哪只无聊的大野狗分尸了，而他还得跟“芝加哥打鬼”中的恐怖活死人……呃……猫一样到处乱吓人！

愈想愈恐怖，愈想愈头皮发麻，他终于忍不住叫起救命来了！

“喵呜……”救命！

狗屎！

“喵呜……”救命！

真是狗屎！

“老天！它这样还能活着还真是奇迹耶！”

方仲群惊叹不已。

机车骑士——柯婉竹从进入兽医院里，在诊

疗桌上亮如白昼般的灯光下看清了小猫咪血肉模糊的惨状后，两管水注就更关不起来了。她又是干呕，又是哽咽，嘴里还喃喃哀求着：

“方大哥，快救救它啊！你看它叫得好可怜哩，快救救它嘛！”

方仲群紧蹙眉头又检视片刻后，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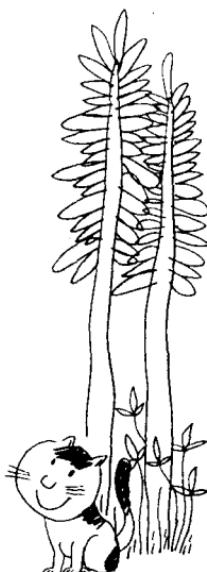
“它伤得实在太重了，小妹，最适宜的做法是快一点解决它的痛苦，永久的。”

“不！”婉竹惊恐地尖叫一声。“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它也是一条生命耶！你……你怎么可以连试都不试一下就放弃？”

“可是……”方仲群为难地又瞄一眼连叫声都已弱不可闻的小猫咪。“它实在是……”

“我不管！”婉竹猛跺一下脚。“你一定要救它！否则以后我都会天天跑到你这里来哭，哭到……”

那还得了！这小妮子什么都好商量，可就是对制造泪水特别感兴趣，伤心必哭，高兴也哭，生气更要哭，一天没哭上一回就好似浑身不对劲。这要是让她逮着了借口天天上他这儿来洗眼睛，不用多久，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会自动替他安上莫须有的罪名，紧接着就大义凛然地跑来责问他到底是怎么欺负人家了，还由不得他否认，甚至干脆——逼他娶她！



想到这儿，方仲群不觉打了个哆嗦。“好、好、好！我试试、我试试！这总可以了吧？”他无奈道：“可是话先说在前头，我会尽力救它，但不保证能



成功喔。”

婉竹轻轻点头。“好，你尽量救它就是了，如果真救不活……”她抽噎一下。“我不会怪你的。”

接下来将近两个钟头，除了打电话回家报备一下外，婉竹就坐在诊疗室外掉眼泪。

没办法，她就是这样，从小就看不得小动物们受苦，路上见着什么猫啊狗啊饿了、受伤啊什么的，就忍不住要救助它们，顺便再流下几大桶泪水。古人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她这是伤在猫狗身，痛在婉竹心。

还好方仲群是她大哥柯瑞文自小学到高中时的死党好友，否则光是付这些小动物们的诊疗费，恐怕柯家就要破产了。

良久后，方仲群终于疲惫地从诊疗室内出来，婉竹立刻跳起来迎了上去。

“怎么样？它怎么样了？”

方仲群瞟她一眼。“老实说，虽然野猫的生命力确实比较强，但是它能活到现在真的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他懒懒地坐下来。“不过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另一个奇迹才能让它继续活下去。”

婉竹的脸蛋又垮了下去。

“那……那……”

方仲群长叹。“小妹，”他拉着她一同坐下，并安抚地拍拍她的手。“就依照惯例吧，我会尽力救它，你也不要来看它，若是它真的撑不下去的话，你也就不会那么难过。如果它幸运活过来了，我自然会帮它治疗妥当，再帮它洗澡、除虫、除虱、打预

口
类
猫
王
子
VS
情
人

古

凌

防针、申请猫牌等等，然后再通知你接它回去，OK？”

婉竹咬了咬唇。

“你发誓会尽力救它？”

方仲群举起两根手指头。

“我发誓！”

婉竹吸了吸鼻子。

“那……我现在能不能再看它一下下？”

方仲群困倦地捏捏鼻梁。

“真受不了你，只不过是路上捡来的小野猫你也这么……算了、算了，去看看吧。”他话还没说完，婉竹早一溜烟不见了。

除了小脑袋和尾巴，小猫咪浑身扎满了绷带，凄凄惨惨地卧在诊疗台上。眼泪忍不住又夺眶而出，婉竹颤着小手轻柔地抚摩着小猫咪的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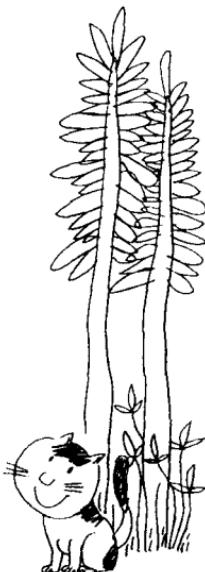
“乖乖喔，小猫咪，你要赶快好起来喔……”

小猫咪突然睁开眼，乌溜溜的圆眼珠子以一种动物不可能有的专注凝视在她脸上，婉竹赶忙给它一个抚慰的带泪笑容。

“等你好了之后，我保证带你回去好好照顾你。有软绵绵的枕头睡，还有最新鲜的鱼可以吃喔，以后你就不用再到外头去到处乱跑让车子撞了。”

小猫咪耸了耸鼻子，虚弱的喵鸣声彷彿在抗议着什么。

“好、好！你可以出去，但是要等到我教会你怎么过马路后才让你出去喔。”





小猫咪想翻个白眼，但猫咪是无法翻眼的，所以它只能在心中暗骂：

白痴女人！

柯妈妈周素宜一见到双眼红通通的宝贝女儿回家来，立刻迎上前去关心地询问：

“怎么样？救不救得活？”

一直以来，柯氏一家对于这个集善良之大成的女儿老是捡些“破烂”回来也是无可奈何。所以柯家除了一只只会呱呱叫的笨鹦鹉外，还有两只偶尔在白天回来睡睡觉的大猫、一只乌龟、三只金黄色的天竺鼠和两只丑不啦叽的狗，其它那些好看一点的猫狗在经过柯妈妈“大力推荐”下都被人领养走了。

还好柯家祖产屋大院大，一家十四口倒也不算拥挤。

而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柯家的动物们都很自爱，狗狗不会闲极无聊去追猫咪玩，猫咪也不会想那三只天竺鼠或鹦鹉，鹦鹉更不会起去敲乌龟的大门。在这个动物比人多的家庭里，最常引起纷扰的反而是主人一家子。

一家之主柯季仓是封氏财团的业务部经理，女主人周素宜是标准的好老婆、好妈妈，夫妇膝下的柯瑞文和柯瑞龙同样在封氏财团的企划部门任职，十九岁的幺女柯婉竹在高职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封氏总务部担任一个小小的事务员。

才高职毕业就能混进封氏实在是让人妒忌眼

红得很，婉竹心里自是明白，若不是靠着父亲良好的关系和两位哥哥极好的人缘，恐怕这么大家跨国企业财团她是连边也沾不上哩。

在母亲关怀的询问下，婉竹的眼眶不禁又红了。“不知道，方大哥说……”她吸了吸鼻子。“需要另一个奇迹才能让它活下去。”

“喔……”周素宜蹙了蹙眉，旋即又展颜露出安抚的笑容。“放心，没事的，你方大哥的医术好得很不是吗？”说着，揽着女儿的肩朝客厅走去。“你送去的动物们有哪一次他救不活的？刚开始他不都也是说得一点把握都没有，可过一阵子后，他不是又通知你可以去接回来了？”

“可是这一次连我都看得出来很糟糕呢！”婉竹犹有余悸地坐下并捂着胸口。“它的肚子裂开一个大洞，里面什么花花绿绿的一摊全都跑出来了……”她恶心地吞了口唾液。“四只脚至少断了三只，就连我都很奇怪它怎么还能活着哩。”

花花绿绿的一摊……舀一匙什锦果冻正想往口里放的柯瑞龙顿时停住了手势；他瞪着汤匙里微微晃动的果冻，咽了咽口水，险些把刚刚吃的全都吐出来了！

柯季仓和柯瑞文一声不吭，同时将果冻搁在桌上，周素宜好笑地轻轻摇头，随即又继续安抚女儿：

“好了，小妹，别担心那么多了，即使它真的熬不过去了，也是上帝要召唤它上天堂，你该替它高兴不是吗？”

